

理論與實踐的
社會科學根本問題

盧波爾著 李達譯

心弦書社版

理論與實踐的
社會科學根本問題

盧波爾著 李達譯

1938.4. 15 再印

不 准 翻 印

實價大洋一元正

出版者上海心弦書社

總經售上海崑崙書店

譯者例言

在社會矛盾日益暴露，因而各階級間意特沃羅基鬥爭趨于尖銳化的今日，普羅列達里亞底理論與實踐底方法論——唯物論的辯證法，已成為一切領域中必勝的武器了。著者底序文中說：“唯物論的辯證法，在著者說來，是以行動為基礎的知識底方法論，同時又是以知識為基礎的行動底方法論”。這個規定，是本書底全骨幹。本書就是把這個規定拿來和伊里奇底一切遺著底研究與分析關聯起來，由哲學底根本問題出發，經由社會的方法論問題、國家問題，而到達於文化問題，因此替讀者描寫出馬克思主義者伊里奇底正統性，敘述出伊里奇對於哲學的關係和他對於哲學上根本問題的解決。這書實是馬克思主義底研究者與實踐者底一本必讀之書。

譯本是以 I. Luppel: Lenin und die Philosophie——Zur Frage des Verhältnisses der

Philosophie Zur Revolution爲底本，對照廣島定吉底日譯本翻譯而成的。原名爲“伊里奇與哲學”，附名爲“哲學與革命底關係底問題”。我以爲本書底骨子是理論與實踐底統一，而內容所處理的都是社會科學上底根本問題，所以使用了“理論與實踐的社會科學根本問題”的名稱。不知讀者以爲妥當否？

書中（ ）內底文字，是原文所固有的；〔 〕內底文字，是譯者加進去的；~~~~是依照原文附上去的。後面所附的註解，是對照原書後面的兩個附錄，把人名及哲學成語底註解並參考他書譯錄出來，而依照先後的順序加以編列，藉作讀者底參考。

譯文中當然免不了有錯誤的或不妥適的處所，希望讀者加以指正。

一九三〇年，八月一日，於上海。

原 序

西歐底人們，都看慣伊里奇底名字與革命的勞動者運動底很多的要素結合着。例如就理論的方面一看，是與帝國主義底理論與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理論結合着，但不曾更與別種東西相結合。所以如果把伊里奇底名字與哲學聯結起來，這不但是沒有看慣的事情，恐怕在布爾喬亞中間，在普羅列達里亞中間，也都要同樣地發生驚異。這是有種種原因的。有些人們把哲學與那觀念論的傾向視為同一，並且高傲地排斥唯物論自稱為真實哲學的權利。至於別的人們，也不少機械地為流行的同樣的傳統所影響，而一般地不承認革命的勞動者運動與哲學底關聯。無論在那一個方面都只是對於哲學的普遍的偏見。

曾經馬克思非常重視的、注意的、一八六〇年代底俄國社會主義者捷爾尼澤夫斯基[N. Tschernyschewski] (1)，對於這樣的偏見，有時寫下了

原 序

下述富於機智的文章：‘哲學上底事情，我一點也不知道。但這位著者，我却能夠理解，所以他所寫的東西，不是哲學’。若從這樣偏頗的見地說，伊里奇當然不是哲學家；因為他所寫的東西是容易了解的；他雖不會把理論的問題單純化，俗惡化，却是連勞動者也都能夠理解。

然而必須考慮的事情，第一，哲學與觀念論不是同一的東西，而有辯證法的唯物論一種哲學存在着；第二，哲學與生活及為其最高現象形態的革命，有着最緊密的關係。正因為這種理由，伊里奇可以被稱為我們底時代、帝國主義與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底時代底真正哲學家。正因為這個緣故，伊里奇底哲學，我們不僅要在他所特別寫出的哲學的著述中去探求，還要從他畢生所寫好留下來的一切著作中去探求。

把我們底時代加上特徵的東西是：一方面，辯證法的唯物論，表面上越發被“承認”；他方面牠越發常常被隱蔽，故意地或無意識地被曲解，被“修正”，被“補充”。——在西歐，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所加上的公然的攻擊，這裏是不待言的。所以著者

底意見，以爲替讀者描寫哲學家伊里奇底姿態、即敘述關於他對於哲學的關係與他對於哲學上根本問題的解決，這件事，從一切方面看，都是適當而且有用的。不過，論及伊里奇之時，這種任務，就歸着于提供關於哲學與革命底關係問題的材料的別種更加困難的任務。

著者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底朋友及信仰者，特別是對於要研究牠的人們，曾努力表示思想家伊里奇、理論家伊里奇底思想底豐富與深刻。因爲伊里奇與今日把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弄得單純化俗惡化並且廢棄牠的人們，是沒有什麼共通點的。著者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底敵人及反對者想要表示的地方是：伊里奇在哲學方面決不是“可以忽視的大小”[Quantité négligeable]，他提出了決不是用尊大的輕蔑所能拋棄的一列的問題，並且加以解決了。

許多的人們，在一本要求應當成爲哲學的著作的著作之中，看到論述國家與文化底問題一層，會覺得奇怪的罷。但本書所以採入這些問題，是由於著者說明馬克思主義底哲學的方法而來的。著

者底意見 以爲那種說明，完全是在馬克思主義底創始者及伊里奇底精神上實行着。唯物論的辯證法，在著者說來，是以行動爲基礎的知識底方法論，同時又是以知識爲基礎的行動底方法論。由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發表了的恩格斯底“自然辯證法”，及由伊里奇研究所發表了的伊里奇底覺書“關於辯證法問題”，都證實了關於馬克思主義底這種方法論的方面敘述底正當。

著者所主張的關於辯證法底意義及其任務的如上的規定，據著者底意見說來，是構成伊里奇底一切著作及其全部行動底基礎，並且是在他一方面被發展了的東西。所以著者決定要把關於辯證法底上述的規定，拿來和伊里奇底遺著底研究與分析聯繫起來。不單把唯物論的辯證法當作知識底方法論處理，並且把牠當作行動底方法論處理，這件事，不可避免地要面着國家底問題。在資本主義的諸條件之下的普羅列達里亞底行動，首先是面着國家底問題的。文化革命底問題，也同是知識與行動底問量。文化革命，在我們底時代，構成歷史的、文化哲學的任務底最後的東西。文化革命，

必須以物質的基礎爲根據而引導到同時是共產主義底實現的那種哲學底實現。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二日，於莫斯科。

目 次

譯者例言

原著者序

第一章 序 論

- 一 理論與實踐之統一.....一
- 二 獲得辯證法的唯物論底鬥爭.....三

第二章 存在與思惟底問題

- 一 哲學上底黨派性.....三五
- 二 哲學上底兩個基本傾向、唯物論與觀念論.....四三
- 三 事物本體與現象.....六〇
- 四 當作真理底標準看的實踐、當作過程看的知識.....六六
- 五 客觀的真理與主觀的真理、絕對的真理與相對的真理.....七六

六	物質、運動、空間及時間底概念.....	八六
七	辯證法的唯物論與形而上學的唯物 論.....	九九
八	自然科學與唯物辯證法	一〇八

第三章 唯物辯證法底問題

一	爲哲學底繼承者的唯物論的辯證法.....	一一八
二	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的論理學	一二四
三	抽象底問題中的辯證法的唯物論與淺 薄的經驗論.....	一二九
四	唯物論的抽象之具體的性質、聯結底 範疇	一三八
五	運動底範疇、轉化.....	一五〇
六	對立底統一.....	一五六
七	發展底範疇	一六一
八	當作以行動爲基礎的知識底方法論看 的辯證法	一七一
九	伊里奇底對於黑智兒辯證法的地位.....	一八〇

第四章 社會的方法論問題底

- 一 史的唯物論與社會學……………一八七
- 二 史的唯物論底抽象底具體性……………一九六
- 三 社會現象底形式與內容底特性……………二〇九
- 四 階級底範疇、諸階級底運動……………二一五
- 五 社會的方法論上底黨派性底要素……………二二三
- 六 社會的方法論上底行動底要素……………二二八

第五章 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問題

- 一 伊里奇與馬克思及恩克斯底國家論……………二三六
- 二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之歷史的地位……………二四二
- 三 當作階級鬥爭底新形態中底連續看的
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二四六
- 四 布爾喬亞國家與普羅列達里亞國家……………二五八
- 五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與強權……………二六六
- 六 獲得政權底問題……………二七九
- 七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組織問題、民主
的中央集權主義、蘇維埃選舉權……………二八九
- 八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組織問題、爲國
家權力機關的蘇維埃……………二九八

第六章 文化問題

- 一 文化底內容 三〇九
- 二 文化形成、文化、階級、及民族 三一五
- 三 爲康民尼斯謨文化底前提的普羅列達
里亞革命 三三六
- 四 文化形成底連續性 三四四
- 五 伊里奇對於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底標語
的態度 三五四
- 六 馬克思主義與布爾喬亞文化 三六六
- 七 文化革命底問題 三七九

附 註

第一章

序論

一，理論與實踐之統一。——二，獲得辯證法的唯物論底鬥爭。

進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底道路，我們就不斷地漸漸走近於客觀的真理（雖然無論何時沒有完全究明牠）。但若進到別的任何道路，我們就除了混亂與虛偽以外，不能達到什麼東西。（伊里奇“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德國版，一三二頁。）

一 理論與實踐之統一

少年時代的馬克思說：“正如哲學在普羅列達

哲學與普
羅列達里
亞底關係

里亞之中發見那物質的武器一樣，普羅列達里亞也在哲學之中發見那精神的武器。’〔見馬克思著“黑智兒法律哲學批判”〕這句話，不但有着論理的意義，也還有着歷史的意義。要理解這句話，就有回想到前世紀四十年代的德意志的精神之必要。當時，還是青年黑智兒學徒⁽¹⁾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哲學，已經越發顯現那革命的康民尼斯謨的傾向了。但在今日，因為哲學上的諸傾向和諸潮流是極其複雜的，若果不更嚴密地規定哲學底概念，或注意那時特定的哲學傾向，這個論綱，確實太過於是一般的。即是說，為精神的活動形式的哲學和為普羅列達里亞運動的康民尼斯謨，好像相互間沒有什麼關係似的。一切“哲學者”決不是社會主義者，康民尼斯特，同樣，一切社會主義者康民尼斯特，不一定就是哲學者，或者簡直是不能受哲學底教育。

然而我們一旦在形式上裝入一定具體的內容，拿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法的唯物論，去代替哲學“一般”、哲學之抽象的一般的概念時，問題的建立方法就變換了。在實踐上是社會主義者是康

民尼斯特的人，若果他是始終一貫而要站在科學的社會主義，科學的康民尼斯謨的立場時，那就在理論上只能成為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即馬克思主義者。

這種事實，在一個人有着理論的欲求，處在能夠滿足那種欲求的地位，而又是具有哲學的素養的社會主義者康民尼斯特時，更為明白，寧可說是從心坎裏感到應該那樣做的義務的。像那樣的康民尼斯特，他如果在他底世界觀上要採取鮮明的立場，那就只能成為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反之，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如果要徹底地發展他底世界觀，那就不能不向着科學的社會主義走。實際上雖然往往也有表現這個論綱底例外的事情，但這也只是證明另一個命題——即人們在他底世界觀上並未曾始終一貫。科學的康民尼斯謨和辯證法的唯物論有不可分離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就可以用馬克思主義一語來表現牠。因此本書首先要力說的事情，就是伊里奇底見解底嚴竣的始終一貫性、正統性、和組織性。辯證法的唯物論和科學的康民尼斯謨，在伊里奇底理論和實踐上，牠變成了和牠底

科學的康民尼斯謨與辯證法的唯物論之辯證法的統一

本質一樣的東西。即是說，兩者不是站在兩個獨立的沒有關係的領域，而是顯現為不能分離的具體的統一。

實行家兼
理論家之
伊里奇

伊里奇並沒有寫過哲學上的多數論文、學術論文、和專門著述。因為他不是永久地專門埋頭於書籍當中而在那當中發現自己的小天地的書齋學者。但他不僅是實行家，並且是理論家，所以他在這一點解決了理論和實踐底統一底問題，却又未曾因此而變成只為理論而理論的理論家。在伊里奇一方面，也和馬克思的情形一樣，實踐在理論上被把握，而理論却為實踐而造出。所以理論並未曾離開革命者底日常使用底範圍，也未曾被當作無用的長物而拋棄，却是被適用於日常的革命的活動，也往往成為革命的活動底圭臬。

理論與革
命的熱情
之關係

單只自然發生的實踐，單只自然生長性——縱令牠怎樣是革命的——就是在那種被心坎裏發出的熱情和真的感激所驅迫的情形，對於完成普羅列達里亞底歷史的使命一層，還是不充分的。自然發生的革命之燭，縱然在好像現實是革命的昂揚之豐饒的培養地的時候，也是急速地消失的